

民兵斗争故事



2103
22

民兵斗争故事

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

1960·4·北京

民兵斗争故事

*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

北京书坛寺一号

北京寄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104号

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

北京阜外局尾沟九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850×1168毫米 印张9 $\frac{1}{2}$ 插页6 字数221,000字

1960年4月第一版

1960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定价（3）1.00元

前　　言

我国的民兵制度，是我国广大人民喜聞乐見的制度，是在毛泽东軍事思想指导下創立起来的全民武装的制度，它体現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思想。毛主席曾指示我們：“战争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”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指导之下，我們党从来就十分注意民兵的建設工作。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，在革命根据地內，到处都有赤衛队、少年先鋒队等民兵組織；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內，不仅每个村庄都有抗日自衛队、青年抗日先鋒队等一般民兵組織，而且有基干民兵組織；解放战争时期，民兵組織更为壮大，隨着战争形势的要求，各解放区都建立了大量的基干民兵連、基干民兵營，以至基干民兵团。在我国的革命战争中，民兵与正規軍相結合，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結合，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，民兵不仅是主力軍的强大的助手，而且是主力軍發展壯大的源泉。現在，在人民公社制度的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我国的民兵制度已發展到全民皆兵、大办民兵师的新阶段，成为現代战争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基础。

我国的民兵組織，既是軍事組織，又是劳动組織，教育組織和体育組織，他們既是保衛祖國社会主义建設的战斗队，又是社会主义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建設的突击队。我們以全民皆兵为基礎，以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为骨干，假如帝国主义敢于向我們发动战争，必将淹没在我們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之中。

我国民兵有着光荣的战斗傳統。在我国历次革命戰爭中，在建国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設中，涌现了大批的英雄模范人物，創造了无数动人的事迹。为了繼承和發揚我国民兵斗争的光荣傳統，本社特选編“民兵斗争故事”集出版，并以此作为向即將召开的“全国民兵代表會議”的献礼。

解放军文艺社

1960年4月·北京



1959年国庆节首都工人民兵队伍通过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检閱。



刘少奇主席和民兵談話。

封面設計：鄭洪流 劉俊仁

统一书号 10137·44
定 价(3)1.00元

目 录

蓮花一支槍	龔 鐵	1
孤胆英雄	一 点	7
喧嘩的柴林	黃新庭	13
爆竹換步槍	孫自誠	19
槍	凌 峰	21
送寒衣	凌 峰	24
三發子彈打冲锋	凌 峰	29
打“禾头鬼”	黎華杰	31
八个紅小鬼		34
華容赤衛隊	張樹芝	37
智歼保安團	劉金彪	41
赤衛隊奇襲大中		43
一支梭鏢隊的故事	饒雪貴	47
火燒故營	高祖完	50
鐵絲閻王	王玉胡	52
冉庄地道戰	王法群	55
張初元的故事	馬 烽	61
爆炸聖手于化虎和趙守福	賀 笠	80
李勇大擺地雷陣	邵子南	87
民兵英雄郝慶山	商展思	107
窑洞“陣地戰”	華 山	112

神槍手	葛 崑	121
女射击手	曾 克	127
反“清乡”		137
 勇敢机智的民兵孔繁升		148
爆炸能手陈財		152
聖人潤的里应外合	張 立 張君佐	156
女民兵英雄刘虎成	华东軍區 第三野戰軍 政治部	161
林家村的民兵	劉福聚	164
赤手空拳破碉堡	秦向前	177
脫險		181
叶大嫂的船划在最前头		184
特等英雄車勝科		187
东征廈門的水手曾亦成	曾文經	189
 行軍途中除旧岁	張國璋	192
一个志願擔架員	胡 奇	197
有力的配合	黃小岑 叶大开	205
一个也不讓他跑掉	趙 仁	209
海上勇士	黃 岑	211
馬順洪和他的联防队	續 思	224
英雄島上的英雄們	徐學增	227
抓水鬼	王 魏	236
黃花灣的战斗	陳婉雯	239
夜渡	劉清河	246
東海怒濤	陳兆銘	251
女炮手	何 飛	256

前沿十姐妹	叶 峰	262
前沿民兵连	施 予	266
夜捉飞贼	譚堯賢	269
民兵团长林永桂	福建省兵役局	271
跃进山上的青年人	大 可	274
为了电	閻一忠	277
战斗在延河的英雄儿女	申啓松	280
一个民兵团长的日記	楊有才	283
喜见海疆有泰山	林明东 吳獻民	289

照片六帧

蓮花一支槍

龔 錡

在井岡山區，老一輩的鄉親們還會記得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，曾經流傳過這樣一首歌謠：

陳精進一支槍充團長，
一支槍啊追朝湘，
追得（那）朝湘（唉唉）到處鑽。

這首歌謠一直激動着青年赤衛隊員的心，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自豪的感情……。

1927年5月21日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罪惡的“馬日事變”。同年8月，當南昌起義的部隊撤出南昌，向廣東轉移以後，蓮花縣糾察隊的領導人陳朝湘就剝掉了革命的外衣，露出了反革命的猙獰面目。糾察隊六十支槍被他攫走了五十九支。

陳精進帶着我們六個同志逃出了虎口，來到城北的九都村。我們七個人唯一的武器，就是賀國慶和蘇廣明拚着生命搶出來的一支俄國步槍——這支古老而結實的槍，就是毛主席在“井岡山的鬥爭”一文里寫的：“蓮花保存一支（槍）”。

在九都沒過多久，我們重新組織起來的赤衛隊已擴大到一百三十多人。陳精進當團長，賀國慶當中隊長。我們有許多紅纓槍、鳥槍和竹筒槍*，但是真正的槍，全團還只有那一支俄國槍。

* 竹筒槍，土制武器。

要鬧革命就得有槍！於是我們選出了蘇廣明、王仁妹、蘇國貞、楊濬和陳健五個同志，先後混進蓮花城里，加入了陳朝湘的靖衛團，等待機會。

9月的一天，陳朝湘帶領了八十來個靖衛團員向九都開來，要清剿我們。我們得訊後，就隱藏在九都附近的山里。第二天夜半時光，我們包圍了他們睡覺的新興飯店。賀國慶端起了那支唯一的俄國槍，“乓”地一声打響了赤衛隊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战斗！

早已聯繫好的五個同志，馬上背了六支湖北條子*（王仁妹還拿了別人的一支槍），回到自己的队伍里。這樣，七支步槍加上幾十條鳥槍和竹筒槍，瞬時打昏了敵人的頭腦，不知我們來了多少人，有多少槍啦。

我們一面打一面還高聲大叫：

“把陳朝湘交出來！”

“繳槍不殺！”

敵人在屋子里頑抗。我們衝開了第一道大門，他們堵住了第二道大門，趴在第二幢樓房里放槍。我們正想攻第二道大門，這時，東方却泛起了灰白色的雲塊，天要亮了。天一亮，如果被敵人發覺我們只有七支槍，那是很危險的。无可奈何，只得退了。同志們恨得咬牙切齒，臨走時，給他放了把火。

當天下午，陳朝湘糾合了隴西、上西兩處的地主武裝，從兩個方向襲過來。隴西的敵人對這裡的地形是不熟悉的，陳團長決定先打他們。

我們躲在山上的樹叢里，等這些送死的膽包走到山脚下，几尊土炮“轟”地一下把几十斤鐵粒子，朝他們迎頭打過去；緊接着，在一片震天憾地的喊殺聲中，我們發起了冲锋。

* 湖北條子，一種步槍的名稱。

敵人最害怕面对面地拚殺，一見我們冲锋，轉身就逃。我們就緊追，追了十五里路左右，八十多个敵人往兩面山坳里逃得一个也不剩了。這回共繳了十一支步槍。

敵人連着吃了两次亏，一定不会甘心。我們和他們硬拚也是使不得的，因此县委命令我們退到永新縣附近的和山山区。

县城里的两个靖衛團員李海云和嚴富成知道我們在和山，就背了四支步槍來投奔革命。說起李海云可真是了不起，天上飛着的麻雀，他一舉槍就能打下來！

大約是9月底的一天，陳團長把劉培益、劉雨華和我三個人喊了去。

“喜事來了……”他說着望着我們微微地笑了起來。

難道又要去打靖衛團繳武器嗎？

我們正在猜想着，陳團長站起來拍拍年紀最小的劉雨華說：“毛委員要送三支槍給我們，團里決定派你們三個人去領，領回來就歸你們背。怎樣？該是椿喜事吧？”

這，難道是真的？……我們三個人轉身就奔到寧岡梅花山，在紅軍政治部里領來了三支“比國造”。回來的路上，我們不停地用手指頭頂着衣袖擦着摸着，心里還在說着：“总算熬出来了，又有三支真正的槍了！”

真正的槍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們一共有二十八支。

1928年夏天，蔣介石把他的第六軍的三個師調來打我們。他們挨家挨戶地進行清鄉。高洲區蘇維埃主席謝恒標四兄弟全被殺了，許多赤衛隊員的家屬也遭到慘殺。我們陷入了極為困難的境地。根據上級指示，我們的二十八支槍必須隨時隱藏起來。

我永遠也忘不了这样一个夜晚：賀國慶帶着劉培益、老楊頭（忘了他的真名）和我，四個人悄悄地來到一個山谷里。我們把帶來的二十八支槍摸了又摸、看了又看，才戀戀不舍地埋藏起來。

然后，对着黑夜的長空，对着山下乡亲們的土地和房舍，用紅色戰士的名义起誓：

“如果我被敌人抓住，头可断，藏槍的地方决不說出！”

天明以后，又遇到了敌人清乡，我們四个人被冲散了。我独自躲在沒有收割的稻地里，挨过了整整七个白天和七个黑夜。白天，太阳晒得头昏脑胀；半夜里，露水落下来，渾身上下一片湿。但总算在乡亲們的掩护下，沒有暴露也沒有餓死。

不久，我們接到县委的通知，离开了山区，来到浙贛鐵路邊的宜春县城。謝德興同志帶着他的妻子，在車站附近开了一家飯店；謝振兴同志混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当“师爷”（即文書一类的职务）；我和謝鳳山两人領了八塊鋼洋，干起了燒炭的买卖；加上老楊头这个一会儿化裝成乞丐、一会儿又化裝成商人的聯絡員，我們十多人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組成了一个聯絡站，不断地把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文件和駐在城內的何鍵部队的动态，送給县委。

重阳节來到了；国民党军队高高兴兴地等着發餉銀。

用乡亲們的話來說：“这真是天意！”事情是这样的：

謝振兴同志結識一个姓張的營長。碰巧这个營長賭運不佳，一个通宵把全營的餉銀輸光啦！發不出餉銀，許多官兵把他告到團長那里。他聽說團長要杀他的头，急得走投无路，連夜来找謝振兴帮助。謝振兴就趁此机会动员他帶領全營投奔紅軍。

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，他向我們賭咒，說：

“我張某如有三心二意，出門炮子穿心！”

于是，我們帶着这个起义的部队离开了宜春。走到武工山附近，被国民党的何鍵部队攋上了。一仗打下来，回到蓮花时只剩了两个連。

接着县委召开了擴大會議，把起义的部队和赤衛隊合編为“蓮花縣紅色獨立團”。陳精進是團長，劉繕訓是黨代表，起义的張營

長是團參謀長，賀國慶是三連連長，我是三連的一班副，班長就是那位神槍手李海云。

10月上旬，我們團在井岡山受了一個月的訓練後又回到了九都。聽當地鄉親們報告說：離這兒三十多里路的南陂村有個名叫楊良盛的大劣紳，他最近買了九十六支步槍，還有一支快慢機、一支手槍和一支駿壳槍。

同志們得知了這個消息，樂得要命。第二天拂曉，我們得到了縣委的批准，就向南陂村出發。真倒霉，在南陂村的山頂上和楊良盛的一個班軍事哨遭遇了，戰鬥在沒有把莊子包圍之前就打響了，結果，讓楊良盛的弟弟楊容盛帶了一支駿壳槍和五支步槍逃走了。楊良盛當場被打死，余下的槍全部補充到我們團里。

這個戰鬥從開始到結束，前后還不到一個小時，基本上還是打得挺漂亮的。特別是我們班長李海云，表現得最勇敢、機智。他一個人就繳來了六支槍。有人給他編了个歌謠：

天上烏雲變紅雲，
紅軍出了個李海云；
李海云打仗真是強，
一人繳了六支槍。

隊伍從南陂村回到九都，正好碰到紅軍第五軍也從湖南浏陽趕來。無巧不成書，不知死活的國民黨羅林部隊就在這時候來攻打我們。

他們用兩個團把我們圍在米棵山里。第二天半夜里，我們人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米棵山，但是紅旗仍舊在山頂上飄着。我們悄悄地繞到羅林的師部背後，給它來了個反包圍。

天亮以後，我們在山上的樹叢中瞅着羅林。他在山下的空地上集合了隊伍，指手划腳地說：

“……他們被我們包圍啦！已經一天一夜沒有飯吃啦！……”